

东营

一座叫凤凰的城

□鲁北(壹点号:鲁北)

利津县城叫凤凰城。有关凤凰城名称的由来,民间有多种传说。一说,利津古高地,曾有凤凰栖息,利津县城建在高地上,故称凤凰城。二说,利津老县城的造型像凤凰,头在东关,尾在西门,西门的官道一分为三,恰似凤凰尾部的三只长翎,南门和北门的瓮城像是翅膀。另一说是,相传明朝时期,县城内建有“栖凤坊”“孤凤鸣阳”等牌坊,因此后人称县城为凤凰城。不论哪种说法,都是表达人们的一种愿望,“凤凰来仪”自古被视为大祥瑞,借喻凤凰吉祥之意,寄托美好憧憬,大概是其初衷吧。

金代明昌三年,升永利镇为县,因邑有东津码头,故称“利津”。利津县位于山东省东北部,有河有海,海河交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海,叫渤海,境内海岸线59公里。河,叫黄河,途经利津74公里。

利津人口不多,面积也不大。一轮太阳,一弯月亮,一条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自西向东在这里入海的滔滔大河,是利津的全部家当。

我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偏远的乡村,小村的名字叫后墩。这个村,距离小镇20里,距离县城100里。我从小就怀揣梦想,期盼有朝一日到城里去生活。我心中的城,不是北上,也不是广深,就是县城。

县城是独特的,它近连乡村,远接都市,既有乡村的宁静,又有城市的喧嚣。县城是我灵魂的栖息地,精神的家园。那些年,我一边在乡村小学默默教书,一边为进城做准备。在乡村小学任教十年之后,我考取了东营师范学校,这为我的梦想点亮了灯塔,开启了航线。

1995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顶着一头高粱花子,进了城,到县级机关当了秘书。当时的小城,是个弹丸之地,东西长不过三四里,南北宽也就二三里,说县城“一条街道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不为过。小城之小,可想而知。西关桥是县城的分界岭,东边是老城区,西边是新城区。老城区内,一排排平房,低矮破旧,新城里,几座大

楼,淡若星辰。坐落在利二路和津二路交叉口的这座高八层的农业银行大楼,是县城的标志性建筑物。大楼楼顶上的时钟,整点报时,报时声响彻整个县城。

我进城不久,单位的宿舍楼建起来了,县法院的办公楼建起来了,县医院的门诊大楼也建起来了……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气派,一座比一座宏伟。我居住的小区叫虹桥小区,与凤凰广场一路之隔。凤凰广场位于县城中心,是一座集文化娱乐、绿化休闲为一体,兼有市政和娱乐两大功能的现代化广场,体现着小城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偶有文朋诗友造访,推杯换盏之后,乘着雅兴在凤凰广场漫步,我骄傲地对他们讲,凤凰广场是我家的后花园。

县城是一座生长的城。我在县城生活了近三十年,目睹了它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之东津渡,一条马路贯穿东西;今朝之凤凰城,几多道路纵横交错。在凤凰城,东西向的路为“利几路”,南北向的路为“津几路”,合而为利津。从南到北,由利一路到了利十二路,从东到西,由津一路到了津八路。县城面积也由过去的2.43平方千米扩展到现在的49.48平方千米。

利十二路、津八路,绝不是最后的道路,还将有很多的道路四通八达,联通外面的世界。荣乌、疏港、东吕3条高速与德大、黄大、疏港3条铁路在此交汇,未来还有京沪高铁二线、滨潍高铁途经这里,距东营胜利机场、东营港1小时车程,与北京、济南、青岛实现了2小时经济圈。

凤凰城,是一座未来之城。凤凰城内,高楼林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风景如画。道路两旁,冬青葱茏,梧桐矗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熠熠生辉,真可谓人间天堂。几年间,凤凰广场、东津生态园、翠园湖、晓月湖、凤栖园等公园,相继建成,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凤凰城,已是黄河尾间的一座魅力之城。

利津,昔日之东津渡,今朝之凤凰城,是一首诗,是一首歌,是一幅画,是一颗华丽的纽扣,别在黄河入海口的衣襟上。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霜天万类竞飞扬

□韩筱筱(壹点号:韩筱筱)

沿着地球,这蓝绿色星球的发际线,鸟儿们正精灵般地在云雾之间穿行。偶尔,它们与河流山川靠得那么近。每一只候鸟头脑里都有一盏航标灯,引导着它们去兑现心底的那个承诺,对回归的承诺。

如果此刻从空中俯瞰,下面的三角洲上大片新淤地宛若巨幅的水粉画,浑黄的河水与瓦蓝的海面交接处,黄色的扇面肆意地铺展开去,一条大河为碧蓝色的大海安装上了一柄颜色突兀的把手。碧波黄流,泾渭分明,如势不两立又不得不彼此相依存的欢喜冤家——这是它们梦中温习了多少遍的场景!

一个声音说:到了,到了!它们一个俯身扑向视为故土的那片久违的土地与河流。

在渤海之滨,这条河就叫黄河;这片令它们随时牵系的土地,就是黄河入海口;这个活力四射的城市,就是东营。

这是鲁东北平原上的一片新生土地。黄河携黄土高原的泥沙滚滚而来,硬生生地把一个小渔村冲刷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海滨城市,并让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片退海之地上丰饶的矿藏和奇异的动植物群落。

就这样,一条大河给还算丰满的东营拦腰系上了一根黄色飘带,在左冲右突之后,在黄与蓝的碰撞之后,它终于完成了一个关于海洋之梦。

这会儿您终于知道了,这是一个关于搬迁和挪移的故事。

那些精灵终于飞累了。在浩瀚天宇展开或宽阔或灵动的羽翼,又在三角洲放下身段,收紧翅膀于水草丰美的河道两旁,加入这集体舞蹈,这母亲河与大海对接的合唱。

从此,黄河三角洲大地上,多了一群灵异的物种。森林、草甸、芦苇、水域、滩涂,都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河流,在湿地,在旷野,开始了它们或长或短的栖息生涯。

在城市,每一对趋向唯美的翅膀,都无法逃离钢筋水泥的冰冷。这个星球几乎到处都有被人类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灾难。河流,也难逃此劫。但勤谨的东营人给万亩荒滩补水,让保护区长

出新皮肤;用疏浚与连通,让整个三角洲淤堵消散。从此,这里由候鸟的换乘基地,变成留鸟的常驻家园。

这是只什么鸟?优雅的足尖,总是以芭蕾的斜十字状站立。清隼的足踝慢慢地上升,抽起;切一个绝妙的短舞步,再延伸,拉长,另一只脚尖上,已经力拔千钧。

它们就是鹤吗?你看它们高抬的脖颈,透着高贵与不屑;“红顶”的冠冕,飘逸的体态轻盈起落于湿地苇海。丹顶鹤历来是鸟中的公主。短短的百褶裙旋出轻捷的踢踏舞步,高抬腿轻落脚,一个漂亮的投放,优雅尽显。

黑天鹅该是鸟类中的骑士了。在整个鸟群里,它绝对不是战争贩子,原产澳洲的它们生来就潇洒随意。无情未必真豪杰,余晖下这一对情侣漫步河边,当然它们丝毫也没放松警惕:看到翅膀上的白色横斑了吗?这是佩刀呢。佩刀的侠客历来就不会大意。

雁群,有一批已经驻扎下来了。抿一口牛乳加咖啡的黄河水,找一汪清流好好洗去一路的劳顿;再寻一片浅滩,用铁钩银画,细细勾勒点染一幅倾心的油画。它们是适合滑翔的,两支桨一前一后,自在当行。它们引领、呼唤、倾听,它们列队、高歌、寻找。其实它们真正的姿态是飞,它们会自遮天蔽日的草丛或群集的水上冲向高高的天宇。

看啊,大雁们把腰插的两把大蒲扇打开了,扇柄挥起来了:眼看东风要来了!扇吧扇吧,万类霜天竞飞扬,整个天宇全似被你掌控:鼓翼声、呐喊声在旷野上久久回荡。又一个万物催生的季节来临,桃花们试探着洒开了大片的红晕,柳枝敛着嘴吐出黄绿的小舌。在葱郁的三角洲,它们正和我们一样,等待阳光,等待花香。

远处,巍峨的井架立在霞光里,大河的三角洲在黄昏里一片安详。一个新的黎明正在默默积蓄力量,准备迎接新一轮喷薄的日出,等待一段全新的混响。

(本文作者为教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楹联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山东作家班学员,山东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东营市作协副主席)

青青东营

□孟宪议(壹点号:一粒微尘)

行走在一座城市的街头,常常觉得它的一些动人之处,如茶馆之于成都,花开之于杭州,山水之于重庆……东营,萋萋之洲,古老而又年轻,通俗而又摩登,多彩而又包容……

在我眼中,东营,就是一座青青色彩之城。青色,源于黄色和蓝色的交融。青色,是东营厚重的城市底色。

东营的黄色,自是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自是那“九曲黄河万里沙”。东营的蓝色,是那蔚蓝色空灵的渤海湾。

黄河蓝海在此碰撞,融合,相拥,从火与光的撞击,到动与静的相争,至泾与渭的分明。“黄蓝交汇”,自然奇观,一线双色通天地。于是,天地之间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青色葱茏的黄河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的青色是天空飞翔的仙鹤,水中游动的青虾,风吹的青纱幕帐,茫茫无际的大豆燕麦,是一望无垠的青青苜蓿草……

你可静坐于一棵青绿色的怪柳树下,看青青芦苇荡荡,风吹如涌动的海浪;你可长坐于滩涂水边,看东方白鹳、黑嘴鸥飞翔蓝天,看高贵的白天鹅亭亭玉立,翩翩起舞,引领高歌。你可泛舟揽翠湖,波光粼粼,如划动于一湾翡翠之中,蓝天,绿树,芳草,微风。揽翠湖,可比“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杭州“西子”,伊是“淡妆浓抹总相宜”的东营“美女湖”。

放眼远方,田畦相望,阡陌纵横,绿水蓝天。百舸争流,东营不仅有“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美景,更是“奋楫者先”的起航之港。

东营之青,也许是它年轻的城市年龄吧!建市仅四十年的东营,是共和国年轻的城。弹指一挥间,四十岁的光阴,只是一小段青葱的岁月。

从唐王挥旗扎营的一片荒滩,一个小村庄,一个小镇,一座小城,到逐渐成长成街市纵横、楼宇林立的繁华之城,从古老的历史穿越了千年光阴,

从生涩懵懂到一步步成熟,历经风雨,跌宕起伏,是否还记得那西城的济南路、少年宫、万达城?那东城的金水桥、金融港、光谷未来城?

第一艘轮船靠岸,第一架飞机腾空,第一条高速公路贯通,第一口油井喷发,第一架抽油机转动……历史的行进需一步一个脚印,时光的留痕需一分一秒烙刻。而一个城市的“蝶变”,往往在一瞬间,在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

当你站在黄河入海口,远望滩涂之地正在一寸寸、一尺尺、一米米生长,每时每刻,不停不息。黄河三角洲,望河而生,向海而成,生机勃勃,日日新兴!

青色,也是东营城市文化的底蕴之色。东营有它独特的、亮丽的地方性格。像它的吕剧文化一样源远流长。

山东吕剧,扬琴和弦,抑扬顿挫,大俗大雅,风靡四方。从《王小赶脚》的“驴戏”到坠琴伴奏,上下捋动的“捋戏”,到街坊邻里、户户吟唱的“间戏”,至《吕洞宾打药》中的“吕戏”,历经岁月磨炼,终成一方悠久文化:吕剧。吕剧中的青衣名角儿,水袖善舞,唱腔甜润,字正腔圆,身段柔美,灵活俊俏,如风摆杨柳,雨打荷花……

犹记得小时候,每年村子里三月三赶庙会,戏台上的青衣角儿唱念做打,柔情似水,面若桃花,一颦一笑,如勾魂儿的孤仙,如月中的嫦娥,多少小青年为之迷惑倾倒,多少大姑娘羡慕至极,视跻身“吕剧团”为终生梦想。乡野街市,花前月下,船头岸边,田间地头,在风中,在雨中,在雪中,《小姑娘》《李二嫂改嫁》《姊妹易嫁》《王汉喜借年》《墙头记》《钗头凤》《借亲》的曲调或悠扬,或飘逸,或婉转,或悲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王大保喝醉了酒……大雪纷纷,年来到……”朗朗上口,耳熟能详。山东吕剧,闪闪发光的齐鲁文化的金色名片。

青青东营,东方之色,东方之营。根扎黄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本文作者为文字爱好者)